

## 第二幕

地点

美国海关入境区，纽约肯尼迪机场。

出场人物

道格：男，肯尼迪机场海关警员，近三十岁。

孕妇：女，巴基斯坦籍，三十岁，怀孕三十四周。

孕妇的先生：男，巴基斯坦籍，四十岁。

彼特：男，商务打扮，北欧籍，五十岁。

玛沙：女，俄籍，六十岁

徐夏：女，学生，中国籍，二十出头

时间

现代

有一大群访客等着通关，队伍长得不见尾。每个人手上都拿着入境表格和通关申报单，又紧张又疲累。

道格：我眼光很厉害。一百米之外，我就能识别出一个人的“移民倾向”。你走路的姿势，说话的口气，掩饰自己口音的样子，递上表格的动作，到行李的样式品牌……统统都是线索。还有那种兴奋。真正的兴奋是装不出来的。那可不是「哇，第五大道！Shopping我来了！」的兴奋，也不是「来杯三倍浓缩咖啡，时差算什么，这个客户我搞定了！」的兴奋。那是一种迎接新生活的兴奋，充满勇气，好像要就此把自己的传统，理想都抛开的亢奋感。好像在说：「我要选定目标，用尽全力去追；明知来路艰难，但总有一天会成功的，所以一秒都不能拖了，冲啊！」但是这种兴奋感也混了几分羞耻，因为你知道，签证上不是这么写的。当我直视着对方的眼神，那种羞耻会泛滥，转成恐慌。所以我看你越久，看得越清楚。

孕妇穿着黑衣，一直微调包包的位置，想把高耸的大肚子遮住。

孕妇：这样呢？

孕妇的先生：别担心，他们不会注意到的，美国到处都是胖子，他们一定会以为你也只是个胖子。而且深色衣服显瘦，你看，哪像是怀孕的？

孕妇：你为什么没剃胡子？不是叫你剃了吗？我好紧张，都怪你！

先生：我喜欢自己留胡子的样子。你也喜欢，大家都喜欢。你不爱我的胡子了吗？

孕妇：那个屏幕上写了什么啊？他们有多少我们的资料？

先生：该有的都有了。

孕妇：该有的都有？像是全知的真主？那糟了，他们早就知道我怀孕了。

先生：别紧张兮兮的，你肚子里的是孩子，又不是恐怖分子。

孕妇：在这里不要提那个词！

彼得：（无聊找话说）……队伍动得可真慢。对了，我有个朋友去马来西亚的时候被海关拒绝入境呢。你猜是因为什么？因为她不但是单身的年轻小姐而且还是乌克兰人。他们不知为何认定她是去卖淫的。哈哈哈！

气氛尴尬。

玛沙：我是俄罗斯人，不是乌克兰人。

彼得：不好意思，我不是那个意思，那只是我朋友的故事……

玛沙：我长得像乌克兰人吗？

彼得：不知道，有一点像？

玛沙：所以你觉得我是妓女。

彼得：不是，不是，没那回事。只是我朋友的故事。没有，她也并不是做这一行的，我只是在说，单独旅行的年轻女性比较容易引起海关的注意…

玛沙：就像我这样的？

彼得：不是，不是你这样的…

玛沙：还不是？单独旅行的年轻女性，不就是我吗？

彼得干笑，转头想找排在后面的人附和。跟他对到眼的是徐夏，是个单独旅行的年轻女性。徐夏直瞪着他，不语。

彼得：算了算了，祝你们好运。

前面轮到孕妇和先生。

道格：你好。请让我看一下护照。还有通关表格。

他们交上各式文件。道格检查文件，然后看着他们。

道格：你怀孕了吗？

孕妇：没有。（先生：是。）

两人迅速交换眼神。

孕妇：是。（先生：没有。）

道格：是男孩还是女孩？

他们没料到道格会问这问题。

道格：男孩还是女孩呢？

两人不确定怎么回答会对他们的处境最有利。

孕妇：女孩。            先生：男孩。

孕妇：男孩。            先生：女孩。

道格凝视两人。

沉默。

两人越来越紧张。先生摸胡子，试图用手把胡子挡住。

道格：手指放在指纹机上。眼睛看镜头。

道格在两人护照上盖章，对两人微笑。

道格：恭喜。欢迎来到美国。下一位。

轮到彼得。

道格：你好。请让我看一下护照。还有通关表格。

彼得交出文件。道格看文件看了很久。彼得开始紧张。

彼得：我是来参加研讨会的。

道格拿起电话，小声说了几句。

两名警卫出现。

道格：你之前三次入境都超出合法居留时间。现在要请你配合我们进一步调查。

彼得：不要！不要带我去小房间。我不要去那个小房间，我有签证啊！不要！我不要进去！！！！啊！

道格：下一位。

轮到玛沙。

她交上护照和其他文件。道格一一检查，缓缓抬起头来。

道格：你在这里做什么？

玛沙：（紧张）我，我来工作的……我是老，老师，来教，教俄语……

道格：不是，我是问你在这里做什么？

玛沙不解其意。

玛沙：我，我在这里是因为我，喜欢美国，……美国的……自由独立精神，……还有……还有美国梦……还有《欲望城市》……

道格：（打断）你有永久居留证，应该在那边排队。

玛沙：啊呀，对对对，我都忘了。还没习惯。

道格：没关系，下次记得就好了，那边排队快很多。欢迎回家。  
下一位。

轮到徐夏。她交出护照和文件。

道格：请给我学生签证表格I-20。

徐夏在包中翻找，掏出一张表格。

道格：嘘嘘？

徐夏：徐夏。

道格：沙沙？

徐夏：徐夏。

道格：嘘沙？（笑）这我没办法，太难了。好，你来念书，什么专业？

徐夏：中国史。

道格：大老远跑到美国来念中国史？哈哈哈，也太奇特了。（停笑，突然严肃）为什么选这个？

徐夏：在中国有些资料查不到。

道格：真的吗？比如哪方面？人权之类的吧？

徐夏：我的研究领域是手工艺文化史，关注现代中国早期的手工艺知识传达。若再细说，我研究的是地方上的文人雅士如何影响工艺品及相关知识的制作及传递。

道格：哇。酷。这个有人特别在研究？OK。

请把手指放在指纹机上。

（自语）有时候工作还是很无聊。中国学生大都严肃又害羞，我会忍不住逗逗他们。

（对徐夏）手掌也请放上去。

徐夏照做。

道格：好，现在放手肘。

徐夏还是照指令动作。道格笑出声。徐夏不明就里地跟着笑到一半，忽然停下。她懂了。

道格：哈哈，我开玩笑的啦，你好严肃哦。请看镜头...好了。你在这里有亲戚吗？

徐夏：没有。

道格：你喜欢美国吗？

徐夏：喜欢！

道格：（自语）嗯，等一下，好像看到了熟悉的兴奋感。

（对徐夏）你爱美国吗？

徐夏：（自语）那是什么意思？我应该要爱美国吗？我能爱美国吗？如果我说爱，会不会看起来像想一辈子待在美国的样子？如果我不爱，又想来美国，岂不是没道理吗？哎呀.....

（对道格）我不知道。

道格：喂，不要紧张，不爱也不会怎么样。你的行李里有食物吗？中国人总是带食物，有肉制品吗？

徐夏：（自语）妈呀，糟了，我带了香肠火腿熏肉皮蛋蟹糊海参、燕窝、酱肘子.....

（顿）

（对道格）没有。

道格：（自语）我不相信。我看她八成什么都带了，应该叫人来开箱查她的行李。

道格直直注视着她半晌。

道格：（对徐夏）欢迎入境美国。留学愉快。

## 第三幕

场景

暗场。纽约哈德逊河岸/码头

出场人物

大闸蟹群

海浪声。船行中的水声。轮船汽笛声。

大闸蟹1：（小声）我们到了吗？

大闸蟹3：（小声）到哪里？

大闸蟹2：（小声）印度啊！

大闸蟹1：（小声）应该到了吧！

大闸蟹2：（小声）终于到了！

大闸蟹3：（小声）可不可以赶快出去？我快不能呼吸了。

大闸蟹1：（小声）出去以后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洗澡。我再也受不了那个味道了。

大闸蟹2：（小声）那这些尸体要怎么办？

大闸蟹1：（小声）就放着别管了。啊，还是你会饿？要不要来一点？

大闸蟹2：（小声）还好。我们走吧！

爬行声。

蟹群深呼吸声。

大闸蟹3：（小声）等一下，这不是印度！

大闸蟹1：（小声）你不是说船是往印度去的吗？这是什么地方？

## 第四幕

场景

曼哈顿中国城，Eat Pray Love ( 饭祷爱 ) 有限公司办公室

出场人物

徐夏

徐林 ( James 徐 ) : 男，徐夏兄，中国籍，饭祷爱有限公司总裁，三十出头。

时间

现代

徐夏上场，徐林正在讲电话。徐夏等着。

徐林：……豪宅一栋。要多少层楼呢？三层？然后一台液晶电视。要LCD还是LED？好。轿车想要什么牌子的？我们什么都有。如果你要的没有现货也可以订做。法拉利如何？他一定会喜欢，包你满意。请问要送几个仆人过去？要多少有多少！不然那里很寂寞啊。一个吗？没问题，之后要再送去也行。啊，是，LV的。跟你说，他一定会很喜欢的！名牌谁不爱呢？是，如果要爱马仕的话，多五块钱。好的好的，您果然有品味。现金要送多少过去？一般来说大概都是面额一万的美钞，一送一送的算，他在那边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太好了。就这些？（按计算器）总共888美金，帮你算的是亲友价，交个朋友嘛。你想想，你爸在那里跟邻居炫耀起来，多拉风，大家一定都羡慕他有个这么孝顺的儿子。保证当天一定送到，放心放心。找我们准没错。是的，刷卡也可以，但还是现金最好。感谢，感谢了。再见。

他挂了电话，看到徐夏。

徐林：哈啰你好！请问需要什么呢？

徐夏迟疑。

徐林：请问需要哪一方面的服务？是饭，祷还是爱呢？我猜看看，一定是爱吧！哈哈，您来对地方了，我们是全纽约最高水准的绿卡婚介，满满的美国公民名单等你挑选，个个身家清白，按时缴税。一般来说女客户收费比男客户更优惠，而且这么漂亮的小姐，好，我决定了，就给你一个史上最低亲友价，交个朋友！你好，我叫James，是饭祷爱Eat Pray Love有限公司的总裁CEO。请坐……不要坐那张！！

徐夏坐下，椅子立刻垮了。

徐夏：这是什么东西？

徐林：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祷」部门，祈祷的祷。这些产品都是上等纸板制成，手工细致，独具匠心，用来烧付给先人的。你看，是不是跟真的一样？

徐夏：爸爸过世的时候，我只烧了金纸。

徐林：送礼物比送现金更表心意，尤其是人不在身旁的时候。当你失去至亲，不管人在中国乡下小镇还是纽约市中心，还是美国各大城市，又或者是加拿大、墨西哥，不到几秒就可以把东西送到过世的亲人手上，比西联汇款还快。

徐夏：（手拂过店里陈列的纸制ipad。）谢谢你寄ipad给我。

徐林：（有点抖）你是谁？我认识你吗？

徐夏：我说的是真的ipad啦。（微笑）我是徐夏！

徐林：妈呀！是小夏！

他一把抱起徐夏。

徐林：你飞机不是明天才到吗？天啊，你真的是小夏，我完全认不出来了。啧啧，长成大姑娘了。我出来那时你才这么点大。

徐夏：你那个时候也没比我大多少，结果你看现在，堂堂大总裁呢！

徐林：别笑我了，管个小店，硬要挂个响亮的称号而已。客人很吃这一套。你飞得还好吧？

徐夏：飞了十四小时，过海关又排了两小时队。对了，过关的时候被问有没有带食物，可把我紧张的！

徐夏打开行李拿出一堆食物。

徐林：那些海关警察不用担心啦，问题都随便问，也不会动手检查。  
哇，太好了，这些正是我要的。多谢你，帮了大忙。

徐夏：这些你吃得完吗？

徐林：当然不是我吃，你不知道，这些在纽约非常值钱。那些老侨胞为了尝一口正宗家乡味，可是不择手段下重金的。你看外面那个火锅城，很大的那一家——对，有金色霓虹灯的。有一次他们老板的奶奶快不行了，我拿出一颗苏式月饼，做饼的寺庙就在老人家从小长大的家隔壁，结果她一闻到月饼的味道，立刻起死回生！你觉得我这块饼，该开价多少？

徐夏：哇，你怎么弄到那个饼的？

徐林：中国任何东西，你说得出口我就弄得到，不管是首都还是小渔村。我自有秘诀，而且从来没被抓到过。这就是我们的「饭」部门，欢迎光临。

徐夏：酷。



徐林：哎，如果被抓，大不了罚个两千块，然后你每次过关入境，行李都会被检查，如此而已。两千根本不算什么，我有的是钱。你反正之后也不回去了嘛，……不是吗？

徐夏：我还不确定，反正计划是先拿到文凭，然后申请教职。

徐林：这件事我正想跟你商量。你先坐——这张是真的。你有奖学金吗？

徐夏：没有。

徐林：你学费一年多少？

徐夏：嗯，五万美金。但是学校是全美顶尖的，师资非常好，而且他们对我的研究非常有兴趣。

徐林：你研究什么来着？

徐夏：我的研究领域是手工艺文化史，关注现代中国早期的手工艺知识传达。若再细说，我研究的是地方上的文人雅士如何影响工艺品及相关知识的制作及传递。

徐林：赞。

你听我说，一个中国人花这么多钱在美国念中文系实在太荒唐了。爸爸为了你要上学，花了一辈子存了美金十万，人民币六十多万。你有没有想过，你把那笔钱花掉之后要怎么办？你搞这个东西也许有学术价值，但是对找工作完全没用，谁理你啊……你听我讲完。所以你开开心心念完两年书，把六十万人民币花光之后呢？没钱，没工作，没签证，只好摸摸头回家。你要这样吗？你当自己是帕里斯·希尔顿（Paris Hilton）唷？

徐夏：不是。

徐林：所以听哥哥一句，不要去念中文系。改念英文。我已经帮你报了中国城的一家语言学校……

徐夏：（打断）什么？我去念语言学校做什么？托福分数已经够了。

徐林：那家一年只要三千，而且就算你全年缺席也没人管，还是照发学生签证。

徐夏：图什么呀？

徐林：那样你才可以有时间帮我啊。我们饭祷爱公司这几年生意蓬勃发展，客户增长非常快，我需要有人帮我开发业务扩大营业。我现在就任命你为副总裁。

徐夏：公司有多少员工？

徐林：一位。加上你不就两位了。另一位是墨西哥外送员。其实我们旗下还有很多优秀的自由职业者…  
…

徐夏：我是来念硕士的，不是来用假身份在中国城打黑工的。哥，我还以为你会以我为荣。

徐林：我懂了，这份工配不上你，是吧。你看看外面，住这条街的有多少人是干干净净的？一个都没有。没人干净！有的是非法入境，有的是打黑工，还有的铤而走险做生意，但他们现在呢，全都是公民或者拿绿卡了。因为我们不偷不抢，不害人，只是不分日夜埋头苦干！你自以为比这些人更了不起，比更崇高吗？你白白花掉爸爸辛苦存的十万元，连个基本糊口的技能都没有。

徐夏：不是……可是我还想念书。

徐林：这正是重点！你还是可以念啊。现在先把钱投资到经营事业这块，然后不知不觉就可以利滚利，资本翻倍。到那时你也差不多可以拿绿卡了。

徐夏：怎么拿？

徐林：投资啦，结婚啦，政治避难，方法多得很，不用你担心。你哥哥是行家！重点是，拿了绿卡后念硕士便宜多了，州立大学几乎是免费。甭管专业多没用，到时候想怎么念就怎么念。很棒吧？

徐夏：真的吗？

徐林：有多少前人都是这样把事业做大的，听哥的没错！这样几年下去，你要什么有什么，但如果照原来的计划，只能是一场空。

徐夏：我们小时候，每当下雨的时候，路上泥泞，你就会蹬着破鞋，把我背起来踩过水塘，好让我的鞋子不要弄脏。

徐林：生活一直都不容易，但哥哥哪一次让你吃过亏？

徐林开始帮她搬行李。

徐林：隔壁火锅很好吃的，等下带你去。对了，爸爸过世时，我头七烧了豪宅，百日烧了跑车，他应该都收到了。

## 第五幕

场景

暗场。纽约哈德逊河岸/码头

出场人物

大闸蟹群

脚爪触地爬行声。

大闸蟹 1：（哭）呜呜！我的腿！

大闸蟹 2：( 小声 ) 怎么了？

大闸蟹 1：( 小声 ) 我少了一条腿。

大闸蟹 3：( 小声 ) 不要大惊小怪了，你不是还剩很多条吗？想想别人连命都没了。

有人走过。

大闸蟹 2：( 小声 ) 嘘！

大闸蟹 1：( 小声 ) 这里到底是哪里？

大闸蟹 3：( 小声 ) 我们，我们好像到美国了。你们看！

## 第六幕

场景  
时代广场

时间  
现代，晚上

出场人物  
哈维  
尤金  
小由  
徐夏  
道格  
游客

哈维穿着自由女神装在街头摆姿势。他的牌子上写着「五角」。各国来的游客拿着相机和购物袋四处逛。尤金穿着米妮老鼠卡通装，但把头套拿在手里。他在哈维旁边坐下抽烟。

尤金：不然就换个造型吧？芝麻街的埃尔莫娃娃也不错啊，小朋友最爱了。而且你只要穿上衣服走来走去就好了，不用再把自己涂成全身绿了。( 摸一下哈维 ) 哎哟，你连流汗都是绿的，真恶心。

哈维：不要碰我！我才不要当埃尔莫娃娃，埃尔莫娃娃他妈的跟娘娘腔一样。我才不要搞成你这样，你看看自己，看看你这迷你裙。

尤金：你本来扮的就是女人啊。自由女神像是女的，而且还是法国女人。

哈维：你帮我还帮她呀？要不我明天也扮米妮？

尤金：干嘛这样。

小由上场，进到上次的定点摆好姿势。

小由和哈维互瞪。

徐夏进场。

徐夏：（问小由）不好意思，地铁站怎么走？公交车故障了。

哈维：喂，跟我照张相，我就跟你说。

徐夏走向哈维。

小由把价钱改成「五角」。

哈维把价钱改成「免费」。

尤金：你疯了？

哈维：（小声）等我把她做垮，再把价格调回十元。

小由也把价钱改成「免费」。

哈维把价钱改成「倒贴一元」。

徐夏走向哈维，小由把价钱改成「倒贴十元」

所有游客向小由涌去。

哈维拉住徐夏。小由推哈维。

道格进场。

道格：不好意思，公车站怎么走？地铁故障了。

徐夏：公交车也停驶了。

道格：看来只好坐出租车了。

一辆出租车停下。

巴基斯坦司机：前面封街了。而且我老婆要生了！

道格：等一下，你们看起来很眼熟！

巴基斯坦司机老婆：噢~~~~~呜！（哭叫）

道格：你们拿的不是旅游签证吗？你不能工作啊！

瞬间全场停止动作。  
一片死寂。

司机老婆：呃~~~~~啊！

道格看到徐夏。

道格：嗨！嘘嘘！

徐夏假装没听到。

道格：（兴奋地高声说，全场都听得清楚）你记得我吗？我是海关的警察！哇，今天怎么搞的，一下遇到这么多熟面孔。

他四处张望。所有人都有点紧张地躲着他。

徐夏：我从来没见过你。

道格：我们在机场见过，你不记得吗？我很会记脸的。你的名字叫嘘嘘还是沙沙的。

徐夏：不是。

道格：好嘛。（忽然转严肃）小姐，麻烦护照给我查一下。

一片死寂。

道格：哈哈，开玩笑的，看你严肃的。你书念得如何啊？

一片死寂。

司机老婆：呃~~~~~啊！

警笛声响，不远处大量警车开过。

道格：怎么回事？

忽然之间警铃声大作。场上大乱四处奔逃，但是这区被封锁了，无处可走，众人只好聚集挤在一个小区域里。

游客一：听说有人找到可疑包裹！

哈维：又是可疑包裹？

尤金：恐怖份子吗？

游客二：本·拉登不是已经死了吗？

游客一：就知道政府都在骗我们！

小由：天哪！

哈维：别怕。时代广场每周至少拉一两次警报呢，但是从来没有真的找到炸弹，都是虚惊一场。

尤金：可是这次来了那么多警察！

司机：他娘的，早知道这里也有恐怖份子，我辛辛苦苦搬来干什么。

司机老婆：呃~~~~~啊！

所有人趴卧到地上，小心地爬动聚集一起行动，动作整齐夸张如舞蹈。道格跟徐夏爬到一起。

道格：嘿！

徐夏：嘿。

道格：你会怕吗？

徐夏：我不懂恐怖分子怎么会在时代广场放炸弹，会在这里的几乎都不是美国人啊。怎么会有人大老远跑来美国炸外国人？

道格：（想了一下）有道理。就像怎么会有中国人跑来美国来念中国史呢？

哈维：（对小由）一个法国人为什么要跑来美国扮另一个法国人？

游客一：墨西哥人为什么要跑来美国送墨西哥外卖？

尤金：为什么一个孩子长大成人后成天陪孩子玩？

游客二：一个巴基斯坦人为什么要跑来美国生下一个巴基斯坦人？

司机：不对，我们的孩子生下来会是美国人。

司机老婆：噢~~~~~啊！！！！

道格：（对徐夏）你好像很紧张。

徐夏：你为什么会在哪里？

道格：我又不住在机场，也跟一般人一样有自己的生活。不过，很高兴又见到你了，我觉得好像一个接生婆见到自己接生出来的孩子。

徐夏：那那些难产又怎么说？我可见过你刁难其他人。

道格：我只是在做份内工作而已。如果可以的话，我也很想张开双臂欢迎所有人入境，但事情没那么简单。

徐夏：没那么简单吗？

道格：因为说不准谁就想打算害你。

徐夏：谁打算来害你呢？

道格：就是说不准啊。

徐夏：你觉得我会害你？

道格：不会。

徐夏：为什么？

道格：我查过了。

徐夏：就对着你那个小屏幕？

道格：对。而且我注视着你的时候，觉得可以信任你。

徐夏：前后才两分钟，你就决定信任我啦？

道格：没办法。你以为我的工作最难的部份在怀疑吗？才不是。这份工作做久了，看谁都觉得可疑了，但是有这么多人在排队，不可能把所有人都拒绝入境，所以如果我不相信你，那凭什么相信你前面那一个？你后面那一个也一瞬间看起来有问题，因为其实你们中的每一个对我来说，都是同样陌生的陌生人，可我总得从哪里开始入手吧。

于是我看着你的眼睛，想，这个人应该不会危害我的国家。决定的一瞬间，我心里得到了平静。

徐夏：万一你看错了呢？

道格：错看你吗？不会啦。

徐夏：错看那个放炸弹的人。

道格：噢。

徐夏：你当时一定也是信任他才会让他入境的。

道格：（沉默）这种感觉很差。你敞开大门欢迎一个人，他却想杀了你。这份工作的难处就在这里。我很想找到这个家伙，看着他的眼睛告诉他：你搞砸了这一切。因为从此之后我会记住这张脸，看到相似的脸我会多犹豫一下。或者但凡有人和他一样的发型、相同的名、相同的姓、喜欢同一种的咖啡、来自同一个地方……

司机：听过同样的睡前故事

游客一：上过同一所学校

尤金：在同一家商店买过牛奶

哈维：听同一种音乐

游客二：用同一种香水

小由：喜欢同一种姿势做爱

司机老婆：呃~~~~~啊！

司机：受同一位神明保佑

道格：纪念同一批祖先庇护

徐夏：你听上去好恐怖。

道格：这本身就是一件恐怖的事。在一个人做出了这样的事之后（做出炸弹爆炸的手势），从今往后，一切都将无可挽回地走向恐怖。所以，我们必须做一个抉择。

游客一：列一个名单。

司机：画一条线。

尤金：枪上膛。

哈维：睁大眼。

小由：抓几个人。

尤金：踢出界。

道格：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抱持信心，继续信任周围的人。

徐夏：如果那个人长得像我呢？下次我们在机场见面，你还会信任我，相信我说的话吗？



他直直看着她，看了一会。微笑。

道格：我会。

时代广场的大屏幕闪了一下

大屏幕：实时新闻！时代广场现场直击！成千上万的中华绒螯蟹今晚从哈德逊河上岸，在时代广场横行无阻！所有公共交通工具一律停驶，以免灾情扩散。

哈维：那是什么么鬼？

大屏幕：哥伦比亚大学动物学，水生生物学，环境学三栖学者史提夫史巴克教授提出声明：  
「中华绒螯蟹是一种非常具攻击性的动物，繁殖力强；且美国没有淡水蟹类，他们在淡水区域没有竞争对象，可以轻易站稳生态系其中一环。」

司机：所以不是恐怖袭击？

大屏幕：不是。

司机：没有炸弹？

大屏幕：哪来的炸弹，我刚刚讲的你有在听吗？中华绒螯蟹已被列为全世界最具侵略性的百大物种之一，他们对当地渔业的器材和河床造成伤害，容易卡在进水口阻挡水流，改变自然环境，还会跟在地品种比如我们祖国天真无辜的青蟹抢地盘。

所有人从地上跳起。

道格：它们长什么样子？该如何识别？（四处细看别人的脸部五官。）

大屏幕：它们的样貌特征是，丑。

游客一：不会把我们给吃了吧？

大屏幕：希望不会。这些异国来的害虫目前在哈德逊河中的分布尚且无法确认，相关研究单位希望各位垂钓者、水上工作人员、一般民众若见到中华绒螯蟹，能够提供目击的位置，以便了解中华绒螯蟹的分布。

徐夏：那我们可以吃它们吗？

大屏幕：你们这些中国人还真的什么都吃。**不能吃！！**纽约州野生动物规章禁止施放中华绒螯蟹到纽约州外围水域，也禁止民众持有、运送、购买、贩卖或代为买卖。活的死的都不行。

尤金：如果遇到这种东西该怎么办？

大屏幕：可以拿大蒜和十字架丢它，或者用电锯爆头。没有啦，开玩笑的，那是对付吸血鬼和僵尸的。如果你抓到中华绒螯蟹，不要把它放回水里，请用冷冻的方法保存。如果不方便冷冻，请用酒精浸泡，注明捕获的时间、GPS定位、还有捕捉到它的方式。  
如果捕捉中华绒螯蟹的目的是要将它上交到相关单位，您必须在捕获48小时之内通知纽约州环保处。可能的话请拍下特写，email到SERCMittenCrab@si.edu以便确认品种。

大屏幕说完自动关机。

司机：还好还好，不是恐怖份子！

游客二：你以为这样更好吗？从动作片变成恐怖片。

爬行声。

哈维：那是什么？

大家纷纷朝地上看四处寻找怪蟹。哈维和小由拿着火炬当作武器，准备来打螃蟹

道格：嘿，你说的有道理，两分钟并不足以认识一个人。  
(顿) 你有脸书吗？

徐夏：啊？

道格：跟女生加脸书总比要电话号码好，比较随性，「交个朋友吧」这样子。人家若想拒绝，还会觉得自己有点没礼貌。加了以后就可以收集必要的信息，像是她是不是很开放，喜欢男生还是女生，最重要的是——有没有男朋友？还可以花点时间浏览她的照片，因为也许当时觉得她漂亮只是因为酒吧里灯光美气氛佳，可实际上她却有个大屁股。你也可以在她的文章和照片下留言，观察反应。如果她对你有兴趣就会响应，甚至去你首页留言。比如说你说：妈呀，今天蟹怪占领时代广场了！然后她点了个赞，你知道是时候把握时机，用脸书私信假装随性地约她出来喝一杯。漂亮。

徐夏：我没有脸书。

道格：这年头谁没有脸书账号？连我侄子都有，他才五岁。

徐夏：中国境内上不了脸书，也上不了youtube，google或是Twitter。

道格：真的假的，太夸张了。你现在在美国了不是吗，想上什么网站就上什么网站！你就注册一个吧！然后猜猜谁会第一个来加你好友。

徐夏：在中国如果一个男生喜欢一个女生，他会认真问她，可不可以跟他做朋友。女生知道男士的意思是要她当他的——女朋友，因为他问得那么认真。如果只是做朋友，谁会特别问啊？所以如果女生答应，

两个人就在一起了，开始正式交往，许诺真心相爱。两人约会几次后，男生会找一个机会牵女生的手，然后再找一个机会亲吻……

小由：在法国，两个人在party遇到看对眼了，就直接喝个烂醉然后上床。

哈维：我喜欢法国。

小由：隔天两人醒来如果还想继续见到对方，就默认两人在一起了，无需多说。也就是说，从此以后如果女的抓到男的亲别人，她完全有资格抄起酒杯爆他的头。

司机：有一天我妈拿了几张女生的照片让我选，我都不喜欢；我妈打了我的头，我只好随便选一张。那是我最小的表妹。现在我们已经结婚九年了，非常相爱。若有时我们不再相爱，我全家上下、她全家上下便涌入我们的家中说啊说，说到我们保证继续爱对方一起走下去为止。选到那张照片是我这辈子做过最好的决定。

徐夏：好，我愿意与你做朋友。

司机老婆：呃啊啊啊啊啊~~~~~啊！

孩子出生。

版权朱宜所有

如需更多信息，请联系zoe.zhuyi@gmail.com